

2013 東莞臺灣香港大學生交流營心得：
中國是外國或祖國？——從文化角度論海外華人對中國之祖國認同

殷滿桃，廣東省東莞人。上世紀 50 年代，東莞市內工作機會少，甚至有人餓死。十幾歲的滿桃隨父親一起下南洋，尋找溫飽的機會。只是當時的年少的滿桃可能沒想到，這一別，是跟這片從小生長的土地永別了。

我是殷志偉，在馬來西亞檳城州出生。從小，我的國籍一欄就寫著「馬來西亞」。我在這四季如夏的地方生活了 23 年，才離開到外地求學。我一直視馬來西亞是我的祖國。對我而言，「馬來西亞」在前，「華人」在後。國家的認同先於民族，是很重要的概念。

今年七月，托東莞市臺務局、東莞市臺胞臺屬聯誼會、東莞理工學院、臺北市東莞同鄉會、香港東莞同鄉總會等長輩與夥伴的努力，我和 80 多位來自東莞、臺灣、香港和東莞理工學院的師生有幸一起參與「2013 莞臺港大學生交流營」。這是我第一次來到東莞——爺爺出生和小時候生活的土地。

營隊的最後一晚，我跟一位從小在東莞長大，目前同樣在臺灣東海大學求學的同學聊天。她對我在東莞跟親人「重逢」的事有興趣，感覺像是在劇裡才有的情節，我則想知道她在這片土地的成長經歷，小學、中學求學過程如何？我想若自己在東莞長大，應該也會有著跟她一樣的成長經歷——在大嶺山公園閒逛、在莞中求學、一起面對高考。。。

在馬來西亞讀大學時，我也有認識來自中國的「外國」留學生。我們一起分享水果、一起跑步，就像哥兒們，感情很不錯。但很奇妙的，在東莞，面對眼前這位同樣來自大陸的同學，我卻無法全然視她為「外國人」。我們的爺爺奶奶都在同一個地方出生長大，有緣的話，可能還一起玩鬧過。雖然我們護照上的國籍不同，但這無礙我們的同鄉關係。中國學生於我而言，不再是一個外國人。

過去二十多年，馬來西亞是我的祖國，於我而言是無需爭辯的事實。但在東莞的孀孀告訴我關於爺爺自家鄉出走的時代背景，知道他的無奈，以及堂妹要我有多回「祖國」走走時，我對「祖國」的認同，開始模糊。

爺爺在 70 多歲時，有跟在東莞的堂弟通信，說想回東莞，可是身體健康不允許，而沒達成心願。如今，我是「去」東莞，或是「回」東莞？

中國，是否也是我的祖國？

從小，我藉由母語教育接觸到許多名句、詩歌等等的中國文學，但在實際踏上中國這片世代先祖生活的土地之前，我對這些中國文學、文化傳統，並無過多的深刻感受。“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”這南山指陶淵明家鄉的廬山，位處中國江西省九江市南郊；文天祥透過“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感人詩句，直抒愛國情懷；金庸作品《碧血劍》主人公袁崇煥，乃明朝抗後金名將，其忠勇令人敬佩、其遭遇亦令人惋惜。

追溯先祖來源，方知廬山不在異邦、文天祥亦非外人，袁崇煥更是同鄉。這是一個奇妙的感覺，原來過去所讀過的中國文學，那麼多令人敬佩的文人勇士、王朝的興衰榮辱，都跟自己有深刻的關係。中華文明有五千年歷史，但可能是我自小在馬來西亞出生成長，跟先祖生活的那片位於南海彼岸的土地，有太遠的距離，包括空間上的地理與不同的公民身份認同，以至於過去的我無法對自身所擁有那五千年文明的“中華民族”文化、身份，有較深刻的自覺。這是否也反映出某種程度的文化認知斷層，在我（們）這新一代的華人身上出現？

台灣文人蔣勳指出台灣面對一個矛盾狀況——試圖與文化母體切割，以表示獨立性，卻可能在切斷自身跟母體深厚的文化淵源後，讓自己變得很短淺¹。在馬來西亞，當我們覺得中文不重要而停止學習、運用，就是一個警示訊號——跟文化母體自斷關係。這好或不好？沒有絕對的答案。但一個人，如果對自身民族起源與文化不認識，是一件較為可惜的事。

我不確定，中國是否可稱為祖國？畢竟我不是在中國出生、長大。再者，可能也是我庸人自擾，擔心說當我承認中國也是我的祖國之時，不知是否會被人視作對馬來西亞不忠？但人有雙足，是會移動的。當一個人移民國外，我們很難說他/她不愛國，畢竟每個人都有尋找更合適發展之環境、追求幸福的自由。但無論一個人身在何處，相信他/她最難忘的，還是從小出生、長大的地方。她的名字叫故鄉；同樣的，一個民族，無論飄洋過海到哪裡發展，最難忘的亦是其文明發源地，如同民族的根。一個人可以改變他/她的居留地，乃至國籍，但無從改變其出生的地方；一個民族的子民，亦可不斷往外遷徙，但無從移動其根。換言之，一個人的居留地、乃至國籍可變，但其對故鄉的感情，是很難改變的。今天我在檳城長大，無論長大後到哪裡發展，或是否入籍他國，都無法改變我對檳城的感情。因為這裡留有太多我跟周遭環境、土地、鄉民，乃至一草一木的情感聯繫。這些珍貴的回憶千金難尋，亦無從被替代；同樣的，一個民族的遷徙目的地，可隨環境變化而變。但無論到哪裡，這個民族都無法忘記、拋棄其根與文化。是以我們才如此重視母語教育與文化傳承、是以我從未在中國這片土地生活，卻對其

¹ 參考自：蔣勳著，2009，《生活十講》。台北：聯合文學。見〈新倫理〉篇。

有一種無可言喻的親近感。

若說我承認中國是祖國，會是對馬來西亞的不忠嗎？不會的。愛先祖生活的土地、對自身民族發源地有所嚮往，跟政治意義上的愛中國，並沒有直接關係。政權可來可去，但土地無從改變。當我說愛中國，視中國為祖國，比較貼切的是指我愛自身民族的文化母體，以及孕育出這文明的土地，而非政治意義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。一個人的生命只有數十年，一個國家、王朝的生命，亦可能只有數百年。名字也只是表象。無論檳城是否稱作檳城，都無損我對她的愛；中國是共和國、民國，或其他，亦無損我對這片民族母地之愛。

在交流營，一中國友人跟我談台灣和中國的關係——不從政治角度論台灣和中國是否一國，而從文化角度切入，對雙方而言可能有更大的寬容。作為在海外生長的華人，我們亦可從文化觀點，而非政治角度看待。中華民族的文化，在中國大陸這片土地孕育而出。她就是我們的根。無論一位華人護照的國籍是馬來西亞、新加坡、印尼、美國、加拿大等等，皆同如此。而文化根源的追溯、認同、自重，無礙於其對自身國家的忠誠與國民身份的認同。

我愛從小出生、長大，吹拂著南洋海風的土地，但對面臨艱難環境，而不得不出走的爺爺所鍾愛的這片土地，也有無法割捨的情感。畢竟，那是先輩世代代生活的土地。那五千年文明的興衰榮辱與感情，似乎也難以因為國籍不同，而一刀切斷。

時代背景可以左右一個人的去向、命運和國籍，但隔絕不了其與後人對故土的情感聯繫，無論隔了多少代。一顆種子，無論在哪裡發芽，都不能忘記根在何處。

如果沒親自踏上這片土地、沒重遇親人，我也很難對那從未生活過的故土，有深切的感受與體悟。感謝此行讓我有一個省思自身民族與文化起源的機會，以及給我對祖國與故土的認知、認同，帶來許多的思考。

我是馬來西亞人，故鄉在檳城。但在南海彼端，我還有一個故土，她的名字叫中國。兩地都是我的故土，愛不會因心有兩地而分薄，反而會更加緊密地相互聯繫在一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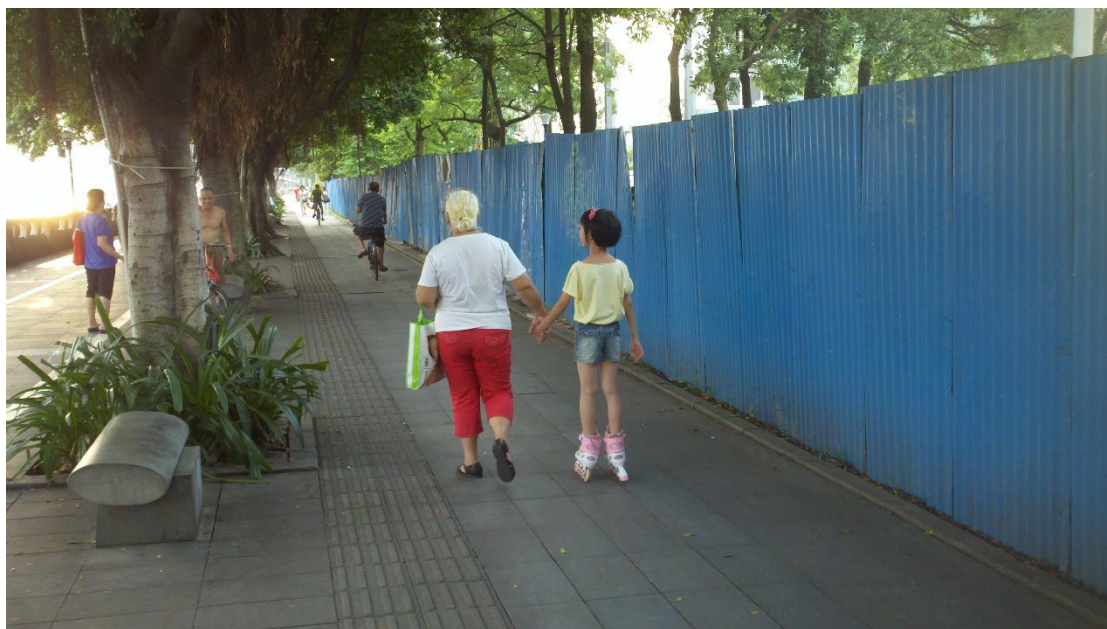
最後，我想對臺北市東莞同鄉會、香港東莞同鄉總會、東莞市臺務局、東莞市臺胞臺屬聯誼會、東莞理工學院等諸位長輩與夥伴的努力與付出，以及旅程中沿途所有遇到的人、事、物，表達由衷的感激。沒有大家，這趟返鄉之旅難以成行，我也會錯過了豐富生命和成長的機會。我亦感謝臺北市東莞同鄉會總幹事黃治雄先生、殷富教授、東莞市臺務局方群英女士、周明護先生，以及所有努力過的

善緣幫我聯絡到東莞的親人，讓我們一家的情緣得以跨越時間與空間的距離，持續維持。

感恩，祝福！



遞送快樂的郵差。各種可愛造型的繽紛氣球，給小孩帶來無限的歡樂。



在廣州街頭遇見的幸福背影。



東莞市臺務局方群英女士（左一）是幫我找到東莞親人（叔叔殷志平，中）的善緣之一。感恩。



在和東莞親人相聚時，留下的合照。